



记住哈日敖日布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专家组 刘端祺

20世纪60年代末，珍宝岛军事冲突十分剧烈，时有酿成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我受命配属通讯团奔赴北部边境紧急架设通讯线路，在一个没有人居住过，但有一口苦水井的叫作“哈日敖日布格”的小山口安营扎寨开始施工。那里十分荒凉，除了石头和稀稀落落连牛羊都不吃的“锯齿草”，别无他物。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去了。没成想，事隔40多年后，我竟然随着边防医疗队再次来到这个已经叫做“哈日边防站”的营地。而且，这种边防情愫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几个六、七十岁的老战友，在最近的6年时间里连续多次来到这里。

没有见到亲人的“探亲假”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很快。但是，恶劣的气候、无垠的大漠、崎岖的山路仍然没有改变。偶尔还会发生在沙尘暴袭来时迷路渴死、在发生故障的汽车里冻死的悲痛事件。

普通家庭的亲情聚首对边防军人来说是件奢侈的事。一对母女从老家探望驻守在山上的亲人，恰遇大雪封山，她们足足等待了一个月，仍然受冰雪所阻不能相见，无奈妻子的探亲假期时限已到，女儿只好把自己最喜爱的布娃娃放到界碑上留给爸爸，一步一回头地踏上归途，结束了这次没有见到亲人的“探亲假”。

我还遇到了另一种孩子探亲见不到爸爸的情况：那是一个燥热的8月下旬，正在看病的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突然问我：“爷爷，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爸爸呀，我每天画一幅画准备给爸爸一个惊喜，现在带来的纸已经快用完了，爸爸去灭火了，还没回来。”我知道，当时境外草原大火，为避免祸及我国，边防战士们昼夜严防死守，分段负责，不敢稍有懈怠。孩子的爸爸正在第一线指挥，哪敢脱岗？我只好拿出一叠纸，告诉她：“这些纸画完了，爸爸就回来了。”孩子望着我手中厚厚的一叠纸，不禁抽泣起来，我明白了，赶紧拿掉一些，让那叠纸变得薄一些……

边防更需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些年来，边防官兵和特意与我们“同步”到营区休假的家属们

渴求的目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边防太需要高质量而不是敷衍的医疗服务了，就连方圆百里之内的边民们都不时打听医疗队巡诊的日子，希望在家门口“享受和北京差



上图：刘端祺在边防站的会议室进行科普讲座
下图：医疗队登上哨所看望执勤官兵 摄影/庄照来

不多的治疗”。

一名腼腆的北京兵，在我们到来前就让家人把爸爸的医疗资料从北京寄到边防，请我们“再看看”。我抱怨他“舍近求远，都在北京，让你家人到医院找我们医疗队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看的”。不料，年轻人说了句大实话：“在北京你们就不会这么耐心细致地看了。”说完，他意识到哪个地方有点儿不对，又赶紧很不安地补上一句“回北京你们太忙，可能顾不上了”。听完这话，我的心更加不安。

一位六十多岁的牧民老大娘，发现乳腺癌三年多了，就是不到医院去看病，直到局部破溃成了典型的菜花状，走进她的房间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她家养的几百头牛羊价值上百万，她完全有财力进行治疗，但是，她说：“我不能去医院，我要是去了医院，这牛羊就不是我家的了。”此言饱含着道不尽的酸甜苦辣，引发了我和医疗队同志们的深刻思考。

我曾经把这些边防的见闻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述给与会同道们听。事后，我为占用时间讲了与会议“无关”的内容向外方负责人道歉，得到的却是那位德国老人的肯定：“您讲故事为我们的会议增色不少，这样的故事在我的国家同样会受到欢迎。热爱自己国家的军人，关心需要帮助的患者，是全世界医生的起码素养。”我知道，老人是认真的，说的不是客气话。

充满乐趣的追梦生活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施焕中

我从1982年开始从事医疗卫生工作，那一年我18岁。作为呼吸专科医生，我的职业生涯是从1994年开始的，那一年我获得呼吸内科硕士学位。

让我引以为骄傲的奖项

在22年的呼吸医学职业生涯中，我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称号。十年前的一次获奖，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2006年，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授予我首届“中国呼吸医师奖”。纵然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这也是一项值得我终生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嘉奖。颁奖词是这样写的：“鉴于您在呼吸疾病防治工作所体现出的职业精神与取得的突出成就，授予您中国呼吸医师奖。”

首届获奖者共有五位，除了我本人之外，其他四位获奖者均为我国著名的呼吸病学家。他们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院士、上海瑞金医院呼吸科邓伟吾教授、沈阳军区总医院呼吸科陈萍教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殷凯生教授。

作为五位获奖者中的一员，我当年在广西工作，却并未因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受到“冷落”，这样的公正鼓励和嘉奖成为我不断努力的最大动力。

我喜欢我的工作，有理由为取得一些好成绩而自豪，更因为职业精神得到同行们的认可深感欣慰。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

学术问题来思考和剖析。为此，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劳动强度远远超出撰写任何一篇科学论文。为了收集资料，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来1983年首次出版的全部《中国卫生年鉴》，一册不落。我翻阅了每一册资料，总共整理成11个电子表格，每一个表格都填满了大量数据。

这是一堆庞大和枯燥的数字，如果不感兴趣，不要说分析其变化趋势，就是扫一眼都会头痛。几年来，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出那些表格，看看都有些什么规律。为加深了解，我还定期检索医学杂志发表的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主要死因的学术文章，定期浏览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官方资料。总之，多年来任何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总会立马查找资料，然后反复琢磨。

我凭着热情坚持干下来，相信今后仍然会继续关注下去。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是写一篇科普文章，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只有你愿意写你熟悉的专业内容，尤其是你长时间反复思索的问题，融入你的智慧，用心去慢慢地写，那肯定会是一篇不错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能够增长人们的知识，引发人们思考，那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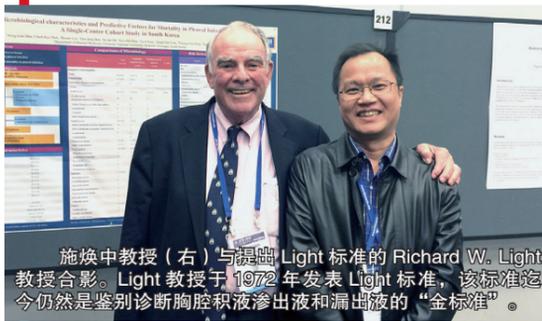
追梦路上不能停止脚步

我是个从小就树立人生目标的人，更知道必须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在过去数十年的奋斗里程中，我似乎从来不曾迷茫过，总是争取把握主流方向，始终不为种种诱惑所误导。

我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目标，但我肯定会为此不懈努力，通过诚实劳动逐渐靠近目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不过，我恐怕没有满意的时候，实现一个目标后，另一个同样宏大的目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浮现。这种个性和年龄没有关系，即使老态龙钟也不能改变这种充满乐趣的追梦生活。

如何能够现实人生的目标呢？于我而言，从来就不曾复杂过，更不需要惊天动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只要做好手头上的日常工作就行。当然，将日常工作做好是需要恒心和毅力的。



施焕中教授（右）与提出Light标准的Richard W. Light教授合影。Light教授于1972年发表Light标准，该标准迄今仍然是鉴别诊断胸腔积液渗出液和漏出液的“金标准”。

满激情，而且不可能有衰减的趋势。

干什么都需要用心

2013年，我曾发表一篇名为《中国过去30年以来主要死亡原因的变化趋势》的文章。这是一篇科普文章。科普文章难写吗？在我看来，既然是科普，首先需要靠谱，前提条件是作者对将要谈论的话题感兴趣。

当初也没有想到要写一篇科普文章，完全是当成一个

医生的十年